

卷之三



原件短缺

卷 19 ~ 卷 20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

定王十年十有二年

周景三齊頃二

衛穆三

蔡文十五

桓四十四

宋文十四

**宋**

文十四

桓

春葬陳靈公

公羊傳

此賊者非臣子

辭也楚

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然後得葬

賊討國復

二十二月

然後得葬

葬

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

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

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

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

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臣子之心無

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

惡惡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入大臨守門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曰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軍命若惠顧前好徽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旭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左傳作逵路蓋節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

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公羊所記鄭襄

公屈服於楚禮甲辭巽以求免則楚之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狡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于善之美意也  
周禮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音弼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土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栾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寡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常。尊卑有等。加惠。旅有旄。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卑有等。威禮。不可而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也。子取。亂侮亡。兼弱也。汜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善。時也。武曰。無競。惟烈。無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且成師。以出。聞。為也。臨。中軍。佐。齊。知莊子曰。此師。始。哉。周。易。有。之。在。師。三。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否。臧。凶。執。爭。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盈。而。以。竭。夫。且。不。整。所。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而。歸。必。有。臨。孰。甚。焉。此。之。謂。短。矣。果。遇。必。敗。彘。子。以。偏。師。為。子。雖。免。

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也。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將。左。子。反。乎。師。遂。濟。楚。子。比。師。次。于。迎。沈。尹。將。中。軍。子。重。變。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救。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捷。孫。叔。反。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左。先。穀。剛。度。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比。之。次。于。營。以。待。之。晉。師。在。教。郟。之。間。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藥。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因。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盼。冒。軍。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激。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黃。黃。有。一。卒。卒。偏。之。兩。右。黃。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

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我克楚之崇也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  
克遂往以我下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  
敵是求克敵得屬又向侯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  
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三先君之出入此  
也將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日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  
之辱彘子以為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  
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樂伯御樂  
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代御執害御下兩  
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  
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彘與於前射彘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彘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  
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  
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見六藥射一藥以願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

鮮敢獻於從者長黨命去之趙備求卿未得且怒於失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  
性卻鬻子曰二感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土季  
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我好若以惡來有備不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撤警也彘子不可上季使鞏胡  
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  
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  
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  
左右右黃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黃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強蕩搏之得其甲  
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  
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  
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  
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  
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逐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  
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  
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

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時  
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幸於我。吾師必死。不如收而  
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毀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  
乘廣先。左。晉人或以黃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尙少。進  
馬。還。又。其之。拔。旆。投。衡。乃。出。顛。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  
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  
顧。曰。趙。使。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無。顧  
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營  
知。莊。子。以。其。疾。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  
抽。矢。最。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  
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  
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  
能。軍。宵。齊。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  
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誓。定。爾。功。其。三。曰。  
鋪。特。澤。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晏。豐。年。夫。武。禁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戰矣。  
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向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  
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  
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  
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  
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  
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  
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  
尺子昭。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枯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  
離。憂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  
焉。此其稱各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乎。路。衛。鄭。心。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  
人無良邊。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故  
邑。君如殄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  
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  
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守旌。左  
右。爲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  
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斲。役。寘。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勞  
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

人而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荀子曰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荀子曰。鄭也。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荀子曰。序林父於上。罪起其言及者。明晉及汲汲。

敗楚。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伯乎。

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卒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敗而後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書宋公及楚人戰于邲。

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文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

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

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沈慶之傳。閭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

君令有所不受。史記。穰首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真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勤兵。備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問。使者不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嘆曰。周亞夫。何以加。况其屬乎。乘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事見左傳。襄公十年。林

荀瑩。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事見左傳。成公六年。偃陽之舉。囚偃。一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



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  
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  
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  
從韓獻子分惡之言宋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  
林父之敗而後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  
穀而穀而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  
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鄭之戰先穀

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  
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  
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各皆在己此亦春秋一統之義  
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  
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主之貴天石之尊又請救援  
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人  
而无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  
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要及緒不立元帥一久而潰其

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  
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紀已失三  
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却不知楚莊在既討陳亂  
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男法中  
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  
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  
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考公羊  
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  
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  
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鞏鞏之戰不惟敵君且  
盟齊于師矣宋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  
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委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  
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徵事於晉晉既不能  
有陳而僅爭鄭則鄭之一戰夷夏勝負之一決也自  
林父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宋氏曰林  
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  
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  
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諉於誰乎然  
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敗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  
城濮囊瓦於柏宰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  
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夷狄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  
貶之也泓之戰敗楚子此不貶者楚成設詐禽宋公

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俊而敗宋於泓與  
與楚莊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列國曰子玉  
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  
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  
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  
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  
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  
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  
子則知其非敗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也不敗  
罪者敗師之情可知有責難逃。

### 秋七月

**附錄**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憂而喜  
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  
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

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

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二軍  
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  
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奈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  
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氏曰蕭宋附  
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  
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怨也。未滅而  
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  
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  
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自伯必有大國楚

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五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立此大夫同盟之始也

晉人以敗之

書同盟志同欲也陽士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或楚則清立亦是外楚省文也

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立

然後惡反覆乎清立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

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

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杜氏曰宋伐陳衛救之不討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振承群為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振猶不免譏楚既入陳

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

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

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斬祈以禦楚

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

曰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明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又無伯也

原毅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

皆可知矣家氏曰出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

晉伯之漸衰也清立之同盟異者衆而前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

嘉其不以勝負為從違捨原強盛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盟則不可

同日語矣王氏曰新城之同盟晉以蒲盾主盟清立之

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

振宜矣盧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立斷道盡

年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不

宜被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

則死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

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

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

也且謀國失圖交與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

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矣周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

於清立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

故稱人王氏曰清立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

定王十一年十有三年晉景四齊湏二衛穆四蔡文十六

四十一 宋文十五 春齊師伐莒 公作伐衛左傳言恃晉

秦桓九 莊十八 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也齊人此稱齊

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 ○公羊作伐衛

證之經文前後皆无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

之不肯而曾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爲伐莒無疑

矣 ○夏楚子伐宋 清立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

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

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

詞于伐而得書爵 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

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 左氏曰文定責宋特譏其

啓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爲无罪

也蓋不待賤絕而西自見耳 盧陵李氏曰楚有事於

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

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拔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

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比之勢成矣成十

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拔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

則于宋之明學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伐晉交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鄭之敗也清之師

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巳則

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

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

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

者忝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

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 事見左傳文 濟涇

而次栾黶於斬 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事見左傳襄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

官罪累上也高氏曰邲之役二帥皆欲還先穀固請

而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拔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

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

**附錄**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

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

**丙寅**定王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晉穆五蔡文十七

**秦桓**十楚莊十九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左傳春孔達

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備

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

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葉堂曰孔達之

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

省乎而况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

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

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

貳可不當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

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

也春秋端木清源故書法如此葉氏曰孔達則有罪

干盟主故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于諸

侯鬼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讎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屈而能伸，敗而能復，未兩歲而復，與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皆華即夷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及夷狄矣，豈待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發及於室，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嬰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存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夷，俱可罪也。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盡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文定作傳，變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故論之。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嫌詞也。此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葬曹文公。**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葬曹文公。**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文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襄陵詩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

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

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

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

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也宋公孫婦父會楚

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

罪人哉魯大夫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

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

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若人

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

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

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備解湯如宋使

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二而許之登諸檝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使即刑對曰臣

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

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賚又可賂乎臣

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

臣復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

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听命

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沐起之曰寡

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

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

我無尔詐尔無我虞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

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

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

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飲之

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衽馬而抹之

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

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

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小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懣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喜甚矣。懣。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乎？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不道也。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外平。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賤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賤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

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禮記曰：子反與華元平。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荷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如賓客也。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

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  
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  
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  
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幸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  
知春秋之法矣羊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  
復見于今羊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  
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  
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  
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  
致意焉宋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  
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鄭之戰敗而鄭又在  
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  
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尽而將去矣  
宋人吉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

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  
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  
也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  
古今之誼也子反何不與其謀而檀與宋平乎  
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豎齊平何以不日  
豎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  
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  
宋楚稱人疑穀梁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  
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  
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二雋才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  
也傷其君目五也活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  
持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  
夫恃才與殘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也

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  
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鄆舒奔漳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羊傳潞  
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  
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  
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滅國有二術中國謹日  
甲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  
也穀梁傳潞氏赤狄之別種子爵也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

東氏曰滅國之大夫稱人敗也故荀滅而舉號及氏  
材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

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

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

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見書

玁狁孔熾侵鎬合老及方宣王伐之見詩小楚人侵

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比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

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

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

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

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

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

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酆舒音患諸市立黎侯安

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

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

略狄也高氏曰是時楚肆其疆圍宋踰年晉不能救

晉景公會狄于濬函而不討陳成赤狄潞氏而不  
救宋及及於夷狄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  
二時而不解晉不能與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

書晉師城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不可納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以爲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爾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於秋晉侯以是賞桓子又歸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君臣之間於然德色何詳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項以項子者名之○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歸爾非也夷狄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爲善而亡也蓋迷賢也亦非也豈有國滅身勇而得爲賢哉

**秦人伐晉**治兵于稷以略狄上立黎侯而還及維魏

穎無子武子疾命穎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

辛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穎見

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李氏曰此條諸書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爲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日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周氏曰自二年秦師伐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歸其虛也故**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

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

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

主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

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字而繫名者

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

曰天子之庶兄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言王札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推**曰國**變文先名若王猛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

則與王子虎無異。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或問王札為王子札，身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意，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襄公至而拓拔魏，出高歡，魏張彞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也。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交殺也。此妄

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附錄**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庸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鬼矣。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矣。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自六年至今，三遇螽

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妻公作年妻隱四年宮伐杞取年

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

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成注又無

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八年禮亦不自

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齊世家康公十

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三

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

乎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父矣幸晉楚之爭而不

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

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而胡氏

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

初稅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

書譏何譏亦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

也多乎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大貉小貉什一者天

者什一籍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各

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復畝

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甯

取焉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殷制公田為助

取私田以斂其一始什二而稅也

助者藉也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名後

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

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

公稅畝又遂畝什取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曾自言

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

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

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

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民患上力役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

志變法之始也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

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

耕公田又理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

而不復矣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

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祿法於貪

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

務本乎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

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慕

得因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蠱孽之變又

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飢饉空乏之憂於是且



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趙子賦稅例

三此年稅賦咸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一年用田賦也趙

宮改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武

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

其所革而興亡兆矣又曰稅賦之說公穀何氏范氏

胡氏皆以為仍是一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法爾左氏

傳文亦無什取二之則為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

注穀梁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揚士

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

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

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冬蠓生何蠓悅全反公羊傳未有言蠓生者此其言蠓生

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

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蠓非災也其曰蠓非稅

賦也

始生曰蠓既大曰蠃秋蠃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

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

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蠃為災於夏而蠓生於秋

一歲而再為災故志也穀梁曰蠓蠃之子爾雅謂蠓

蠃說者以為蠃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治而自生

故蠓曰腹中皆蠃類故春秋記為災○穀梁曰左氏

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蚕

饑幸之也

春秋饑歲多矣又穀梁曰據隱公用書蠃相公再大水

信公不雨蠃大旱文公二書蠃歷三時不用書饑

又蠃成公大水哀公二書蠃皆不書饑書子經者

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蝻  
蝻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  
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  
匱矣水旱蝻蝻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  
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蝻蝻之後其言因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蝻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盧蔭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雖好鑿亦

**戰**定王十有六年晉景七年國頭六曹宣二成六文十九

十四年文二十八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春秋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留吁

為大薄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而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辛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及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

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所以別二族春秋

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

郊既開而止並與東刻不開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

而止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武侯征戎瀘服其

渠帥而止蓋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願公服其心而已

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

致之既得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四郡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

乎士會所以敗而稱人也家語曰晉滅潞氏則曰討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敗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路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也  
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賊之也  
國語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突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突  
榭公作榭火公穀作突

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亦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亦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

成周洛陽  
何氏曰天下所

定宣榭宣王之廟也

按呂大臨考古圖  
字與叔程門

高有邦皮變敦音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邦

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此不毀者有中曲之功

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

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室有東西廂曰廟无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室歇前宣王之廟謂之榭

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

也書外災者五皆以因書蓋災及於宗廟朝

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

焚之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貴戚擅殺大臣

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

戒乎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

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  
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  
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惣名分

言之則澗水東溷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溷水東下  
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摠曰成周故洛誥多  
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於漢  
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  
亦云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  
傳亦云樹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  
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樹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  
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有其廟占者祖有功故不毀  
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  
公之廟祧其遺衣服祧焉未聞祧樂也况樹既無室  
何以藏樂器乎  
樂樹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  
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  
之亦又煨燬蓋痛之也  
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也杜氏  
知榭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知宣榭為宣  
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宣榭為宣  
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榭乎故此  
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  
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與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  
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文之誤也

周之說蓋以為春秋王魯故惟於周宋書災  
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秋鄰伯姬來歸

按左氏鄰伯姬來歸也歸大其事也高氏曰不能

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

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人所棄而自叙

悔恨之意也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摧所以閔

周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易叙咸恒為下

經首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与恒皆二卦合為夫

婦之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

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非中谷曰婦人既嫁

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春秋公同參議之也而曰來歸者其變也春秋書郊伯姬把叔姬來歸所以議父不書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郊把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把叔姬書卒書把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郊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

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蟃

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宣公弒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

十五年大饑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

以為異乎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

可知矣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

記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

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

豈得謂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

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獲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挽下殘害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懼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

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已定王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曹宣二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在

位三十年子齊昭公在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在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

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

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

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微者會葬匡王次則忽

於盟主成公卒不書葬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

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

比事以觀義自見矣禮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

同盟于斷道斷音短公惟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于房

京廬待命于齊齊曰所不此報无能涉河獻子先歸使齊

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

南郭偃會及斂于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

偃于温苗貢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

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

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

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

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

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國同者有

道晉地道晉地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

同欲也公盟于曹南如宋襄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

非同欲也魯公孫敖如莒泣盟若斷道之盟諸侯

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鞏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鞏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

再見斷道之後不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

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耳非同時之謂也

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外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注方明者

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王外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

其說之誤矣禮宣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

鄭人同盟于中分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

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

此盟諸傳皆以為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

之後而徵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邵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梁亦不為無據詳見莊

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曹行父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

也故鞏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鳴齊在成元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耳

附錄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

子如怒亂庶幾沮君子如社亂庶幾已君子之喜怒

乎已亂也弟已者必益之也余將老使邵子逞其志庶

有豈乎乎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邵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

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矣末年慮有伐之之意初乞師

於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  
於大國以問朝夕之好爰爰乎其始哉 ○冬十有一

月壬午公弟叔胥卒胥許之反凡天子

稱弟皆母弟也魯昭公在曰公弟叔胥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焉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曰氏曰叔夫齊年鄭語宋

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曰宣公篡立長舒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名何賢乎叔胥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

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

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曰叔胥書弟明其

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曰叔胥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轉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胥無祿而卒也曰氏曰叔胥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各与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或以為叔胥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鄉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謬矣誠使叔胥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

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



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

齊茂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

獨叔胙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叔胙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

非宣公之獄也幸叔胙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

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

然而後賢之此春秋之幸也逸民也

矣東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廢中權叔胙兼之

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而有謂稱

弟是故宋地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子有謂稱

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

陳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一人也譏稱

弟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公子招偃師罪在

招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乘秦伯也叔胙稱弟惡宣

公也東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

之由出為大夫蓋叔胙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

親命其子為大夫也盧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社

氏曰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

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弟

後據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

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

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兄弟當稱字其稱

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

如

而

矣

以

非

以

其

兼

之

稱

弟

稱

弟

稱

弟

稱

弟

稱

弟

稱

弟

稱

弟

外足以厲不軌此轉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轉

合於春秋無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也

定王十有八年晉景九年頃八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侯衛大

桓十四六年莊二十二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侯衛大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

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

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

陽穀大戰于鞏音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

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來不與於晉之會盟

而持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亦出之霸業

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率合境之兵借晉衛

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

子道也

伐國皆非出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

公伐莒萊邦杞凡近魯小國无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

自此以前侵伐十四凡九書公○夏四月

自此以後侵伐十二推四書公○夏四月

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戕音牆郕音緇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昭帝元年

監傳介子使樓蘭詐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

守禦之嚴矣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  
御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

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  
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詞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始書卒  
卒聖人革其僭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

是仲尼削之也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  
夷蠻以懲求名之為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

子問民和熊渠立為主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法王  
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

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  
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通鑑外紀

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于孟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  
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

章羽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  
雖大皆曰子禮注九州之外長雖其降而稱

言正不正  
簡之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王氏曰魯史  
必書楚王其

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也皆殺也

無道於郕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

郕子其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

定公戕郕子皆黜稱人惡其奔也兗魯滅人理而恃

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受禍爾

郕之三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始書卒

卒聖人革其僭號

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

是仲尼削之也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

夷蠻以懲求名之為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

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爲亂哉

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皆國稱帝者曰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皆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  
周禮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爲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与夷狄相爲朝聘相与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廬陵李氏曰楚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亦有寵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

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懇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去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助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謀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枯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且其謀之不遂也  
廬陵李氏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桓公

而獲正終然曾君自是失政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矣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禮記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  
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  
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  
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  
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齊聞君薨家造墀  
雖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還者事未  
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損殯而奔其  
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遂繼事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徐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又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尹氏曰三年無改者孝  
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  
屬左傳成公十八年卓公即位逐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

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  
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  
矣禮記聘禮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  
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  
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誌書  
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杜氏曰大夫還不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還也胡氏曰出使而反  
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  
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于  
殯則不可謂已終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  
于介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  
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  
父遂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  
奔父也禮記歸父奉父命未反而得經意矣君薨

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周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也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雖然人臣之止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遽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歸父曰歸父還未及魯境遽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復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茲以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茲以往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重將來之戒云。田氏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莒君命而發使事者也歸父如晉而自晉至莒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

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歸父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略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浦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自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肯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需季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齊之謀不會于魯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海



律